

文史资料选编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密云县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三月

责任编辑：杜荫荃 王敬魁

封面设计：赵胖文

题 字：于宝顺

文史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密云县委员会

北京密云体委印刷厂印装

（内部资料）

1990年3月第 版第一次印刷印数1,000册

工本费：2.00元

目 录

回忆长城抗战·····	郑洞国 (1)
石匣及附近地区历史初考·····	鲍星时 (14)
石匣历史探源·····	杜荫萱 (19)
略谈石匣·····	郑云山 (23)
日寇统治下石匣的伪组织及暴行·····	李光亚 马相云 (25)
解放石匣城·····	曹友林 (27)
石匣搬迁前的概况和移民分布情况·····	王福生 张汝霖 (31)
建国前石匣镇商业店铺分布情况·····	张汝霖 (34)
石匣镇的粮食牲口市概况·····	翟伯明 (37)
解放前石匣镇的旅店业概貌·····	钟冠祥 (39)
石匣镇店业斗争片断·····	曹佩章 (43)
石匣聚源号·····	张玉华 (46)
石匣的谷子和玉米·····	陆锦富 (49)
石匣的蔬菜·····	刘承德 刘多森 (51)
石匣小学校史简介·····	石匣小学 (52)
石匣回民小学·····	马恩毓 曹荣贵 (55)
石匣庙宇·····	李光亚 曹庆瑞 曹庆福 (57)
石匣的庙会·····	李光亚 (59)
石匣清真寺·····	李光亚 (61)
石匣回民的生活习惯·····	李光亚 (62)
原石匣镇有比十后裔——《莆田族谱》简介·····	王敬魁 (65)
白龙潭与龙王庙·····	陈晓村 (70)

龙泉寺·····	陈晓村 李尚礼 (72)
石匣镇四位医生·····	赵克发整理 (74)
李全生痛打日本哨兵·····	曹佩章 (78)
王汝贤 王汝勤传略·····	鲍星时 (80)
王少甫家宅·····	王跃宗 (82)
冯玉祥将军轶事轶闻·····	曹佩章 (83)
墙子路的地理及历史概况·····	蔡世文 李尚礼 (85)
墙子路的长城雄姿·····	蔡世丰 蔡世文 (90)
勇于和日寇进行斗争的墙子路人民·····	蔡世文整理 (91)
八路军在墙子路严惩特务讨伐队 ·····	刘占发口述 蔡世文整理 (93)
日本统治时期的墙子路钨矿 ·····	张守太 蔡德茂口述 蔡世龙整理 (95)
墙子路鲁家烧饼铺的兴衰 ·····	鲁 云口述 蔡世丰整理 (97)
墙子路的庙宇和花会·····	蔡世丰 蔡世文 (98)
石塘路历史概况·····	袁凤莲 (101)
有关石塘路的古诗两首·····	杜荫萱 (103)
“吃大户”·····	吴宝宁 (105)
虎穴除奸·····	邓德如口述 彭方军整理 (107)
石塘路的花会·····	李 勇 (110)
曹家路简史·····	陈庆文 潘成栋 李尚礼 (112)
曹家路的繁荣时期·····	郝洪昌 张柏鑫 (114)
曹家路的私塾与官学·····	仇明涛 潘成栋 (117)
曹家路星罗棋布的庙宇·····	卢自友 潘成栋 (120)
共产党领导曹家路人民抗日·····	仇明涛 赵炳森 (122)
曹家路人民保卫胜利果实·····	赵炳森 潘成栋 (125)
后 记·····	编 者 (127)

回忆长城抗战

郑洞国

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占我东北三省后，亡我之心有增无已，为实现其预谋已久的所谓“大陆政策”，即谋进一步侵略华北，不断向南进逼。1933年元月1日，日本关东军向山海关发动进攻，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将军率守军奋勇抵抗，是为长城抗战的开始。

日军出动的兵力大约有三个师团左右，分四路向热河进攻：由绥中沿北宁路向山海关正面进攻；由朝阳、凌源、平泉之线进攻；由开鲁向赤峰进攻；由林西向多伦进攻。其第三、四两路计划先会师热河省会承德，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元月3日，山海关守军安德馨营全部壮烈殉国，日军侵占该关，不久又相继攻陷九门口、石门寨。日军鉴于在山海关方面受到何柱国部的激烈抵抗，乃以主力改道直趋热河，于2月下旬先后占领了开鲁、凌南以东各地，继续向赤峰、建平、凌源等地进攻。驻守这些地区的东北军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即纷纷溃退，连平泉以北承德以东的战略要地黄土梁子阵地也不战而自动放弃了。热河省主席、东北军高级将领汤玉麟闻前方败讯，竟用汽车满载他私人的财产，仓皇退逃滦平，致日军于3月3日仅以百余轻骑占领了承德。

日军大举侵入热河后，举国哗然。南京工人通电抗日，平津等地各界也纷纷电请南京中枢对日宣战。南京国民政府此时正调动大军专力准备在南方各省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只是迫

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逼迫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乃在对日问题上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仅派中央军第17军（辖第2师、第25师，以后又增派83师）匆匆增援华北前线。

南京中枢的设想是，凭借古代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及其周围的险峻地势，死守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长城各口，阻止日军继续深入，争取时间进行国际交涉。据此命令第59军傅作义部守独石口；中央军第17军守古北口；原西北军旧部编成的第29军宋哲元部守喜峰口；第32军商震部守冷口。由长城撤下来的东北军整理后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地区担任防御，同时命令孙殿英部坚守多伦以东地区，威胁敌后。从上述军事部署上即可看出，南京中枢根本没有决心向敌人进攻以收复热河等失陷国土的决心，军事上完全是消极抵抗、被动挨打的架式。这种错误的政治、军事策略，再加上中国军队装备低劣，战力参差不齐，以及内部派系复杂、缺乏有力的统一指挥等等，不能不导致了后来长城抗战的失败。

我所在的第2师于2月下旬接到命令：全师火速集中洛阳，28日开赴华北前线，限3月8日前抵达通县待命。驻徐州、蚌埠一带的第25师奉命提前两日，于2月26日开始输送，限3月5日以前在通县集中完毕。在湖北花园、孝感一带的第83师，也于2月下旬集中汉口，3月上旬开洛阳（据说是为了对日军保密，故在洛阳绕道），3月20日前后到达北平附近，3月25日集中密云。此外独立炮兵第4团、炮兵第7团、骑兵第1旅、重迫击炮第1营及其他直属部队等，均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间，先后开到密云，统归第17军军长徐庭瑤将军指挥。

在全国民众掀起的抗日救亡热潮鼓舞下，我们北上抗日部队士气高昂，官兵们磨拳擦掌，纷纷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几年来部队几乎天天忙于打内战，同胞间彼此残杀，我们都有一种厌倦心理。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机会，可以为国家效命疆场，尽军人的

守土之责，大家的心情不由得为之振奋。我们这些人自不消说，连我的老长官徐庭瑤将军，本已奉命到江西上饶担任赣东北“剿共”指挥任务，这时也主动向南京中枢请求北上抗日，可见那时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要求抗日的呼声已经愈来愈强烈了。

可是，由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对日采取妥协态度，缺乏抗日的决心和必要的准备，因而战争一开始就使我军陷于被动的境地。本来长城一带地势险要，我军倘若提前构筑坚固工事，加强纵深防御，并调精锐部队据险防守，则以敌人有限的兵力是很难突破我军防线的。但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此几乎丝毫未曾加以注意，更谈不上修建什么国防设施。部队匆匆赶到前线后，因阵地上多半是岩石，工具又很缺乏，已经无法也来不及修筑像样的工事，官兵们只能凭借祖先留下来的古老的长城，以血肉之躯来阻挡装备精良的敌人的进攻。同时，由于部队平日训练都以“剿共”为目的，缺乏对日作战所需要的对空和对战车以及近代的筑城作业等训练，因而我军未战之前，即在日军飞机、战车、大炮等优势火力的狂轰滥炸下遭受到相当伤亡。更荒唐的是，一些部队在开赴前线时，连军饷、服装、武器等项尚无着落。譬如：第25师2月25日由徐州出发时，3月份的伙食费还没有领到。该师只得临时在地方上借了十万元，部队才能开拔；当时北方还是冬季，尤其是古北口一带都为冰雪所覆盖，可我们的部队到达时，许多士兵还穿着草鞋，根本没有防寒服装，幸亏北方各界民众大力支援，始基本解决了部队的防寒困难；第2师由洛阳开到北平时，刚刚从仓库里领到轻机关枪，官兵们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以前部队里只装备重机关枪，没有轻机关枪）；前线部队的粮秣补给也很困难，当时后勤部队卡车很少，勉强可供运输弹药之用。粮秣运输皆赖骡马和牛车，一日行程不及八十华里。为了防空，运输都必须在每日下午五时至翌日晨六时进行，其余时间只能在树林中隐匿，这样由石匣镇往返北平一次，

大约需六七日，部队给养时有中断之虞，如此等等。当年我们的抗日将士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同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战斗的。

我第17军先头第25师抵古北口前线时，长城战事正酣。日军占领承德后，以一旅团兵力南下喜峰口，另以主力一个多师团进攻古北口。原退集喜峰口的东北军万福麟部，一经与敌接触即直溃口内，日军于3月9日占领喜峰口。这时调往该方面增防的第29军主力刚刚到达遵化，只有其先头第37师冯治安部黄昏时到达喜峰口。冯部乘敌不备，利用黑夜以大刀队对敌实施逆袭，多有斩获，重新夺回了这一重要关口，第29军大刀队由此威名远扬，令敌胆寒。此后，日军一再进攻喜峰口及附近地区，均遇第29军各师坚决抗击，一时形成对峙状态。古北口方面，东北军王以哲部抵挡不住日军攻击，节节败退，企图固守古北口，等待中央军增援。我第17军先头第25师于3月9日夜到达古北口，但防守古北口第一线阵地的东北军112师张延（廷）枢部已被日军击败，急于退走，竟于3月11日轻易将古北口险峻阵地丢失了。以后第25师曾举行全线反攻，企图夺回古北口，可惜未能成功，且有相当伤亡，该师第149团团长王润波阵亡，师长关麟征将军也不幸负伤，部队只好退守南天门及左右阵地。

先是，第25师开抵古北口之初，王以哲将军即要求该师迅速接替长城一带第112师阵地。第25师73旅旅长杜聿明等将领也认为王以哲部已兵无斗志，无法强留，即留亦不能力战。而且从地形上看，长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敌人；失之则处于不利的态势（因古北口南城地势低于长城、历史上是驻兵后方所在，形成一个小市镇、北关大，城内小，军事价值不及镇外的长城）。倘以第25师接防古北口将军楼第一线阵地，让第112师占领古北口以西、河西镇以北长城及八道楼子之阵地，使双方阵地正面缩短，互有依托，这样也能减轻第112师的

压力，尚可使其多留几日。但关师长为图自保，坚持不肯接防长城第一线阵地，命令所部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并向两侧高地延伸，布置第二道防线。岂料在第一线阵地的第112师仅留少数兵力监视敌人，大部擅自撤走，致使古北口阵地轻陷敌手。国民党军队各派系间不顾大局，各图自保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尽管由于举措失度造成我军在古北口初战失利，而广大官兵们在战斗中还是表现出了极其勇敢顽强的精神。当时第25师仅以四个步兵团独当优势之敌（日军兵力为第8师团及骑兵第3旅团），在既无坚固阵地可凭，友军又不肯协力作战的情况下，与敌血战三昼夜，毙伤敌二千人以上，自己也伤亡了四千余人。特别应当提到的是，3月12日该师第145团向南天门阵地转移时，前沿阵地有一个班的七名士兵因远离主力，未及撤退。这七名士兵携带一挺机关枪，顽强据守日军必经的一个小山头，自动担负着掩护大部队的任务。他们前后毙伤日军百余名，阻击了敌人很长时间，为主力转移争取了宝贵时机。后来敌人恼羞成怒，竟出动飞机火炮对这个小小的山头反复轰炸，我七名壮士英勇殉国。日军对我军士兵坚强不屈的精神不得不表示钦敬，事后特将这七名士兵的遗骸埋葬在一起，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据说，日军起初并不晓得有中央军开到古北口前线，在遭到我军猛烈反冲击后尚觉惊讶，方知遇到强劲对手，遂不敢再轻敌冒进。

我第2师于3月上旬准时到达北平，补充了部分枪械弹药及粮秣、服装后，即奉命由通县向古北口前线进发。我率本旅走在前面，师部及第6旅随后跟进。

部队进入顺义县境，即听到前线炮声隆隆。在通往密云的道路上，不时有些东北军的溃兵稀稀拉拉地撤下来，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前线的一些情况。我求战心切，命令部队一再加快行军速度。

快到密云时，正巧我的军校一期同学、时任北平军事委员会

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将军（原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将军刚刚引咎辞职，由何氏继任）的少将高参严武也从前线下来，一见面就向我说起前线情况如何如何坏，劝我不必上去了。我素闻此君胆小，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心想我们千里迢迢为抗日而来，哪有一闻炮响就向后转的道理！遂不理他，率领部队继续兼程赶路。

8月12日午夜后，本旅赶到距古北口以南约三十华里的军部所在地石匣镇。我顾不上休息，即去军部领受任务。徐军长正与几位幕僚借着微弱的灯光察看地图，一脸倦容。见我进来，他走过来同我紧紧握了握手，算是打过招呼了，随即引我到军用地图边，很简洁而又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前线的情况很紧张，第25师已经打残了。有情报说日军正源源向古北口增兵，估计不久日本人的进攻将更为猛烈，现在命令你部即刻出发，务于天亮前接防第25师的阵地。”接着军部作战参谋又向我扼要地介绍了一下前线敌我态势，以及作战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走出军部，已是凌晨一时许了。我回到部队，马上集合全体官兵，作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即下令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南天门疾进。虽然部队经过整日行军相当疲劳，但士气非常高昂，没有一人叫苦，也没有一人掉队。一路上安静极了，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和轻微的武器碰撞声。部队排成整齐的纵队，犹如一条长龙，在夜色中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地，悄悄地但又飞快地向前跃进。

凌晨四时前，我们就赶到了南天门。第25师代理师长杜聿明将军在阵地上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简洁地向我介绍了第25师的作战情况和日军的动态，还亲自带我借着微弱的月光巡视并交接阵地，直到凌晨五时，才与我紧紧握手道别，率部撤到后方休整。

第2师接防南天门阵地后，敌人正忙于调动兵力，调整部署，战场上暂时沉寂下来。这时，日军因在喜峰口方面屡受我第29军打击，无隙可乘，遂移兵古北口，企图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击

破中央军，以达到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逐步控制华北的企图。自4月15日起，日军将滦东兵力逐渐向古北口方面转移。除原来的第8师团等部外，又相继增加了第6师团主力、第33旅团，并附有强大的空军、炮兵和战车等部队。而前线我军只有一个步兵师（第83师稍后开到）。据说徐庭瑤将军曾向南京中枢和北平军分会请求增调兵力，但得到的答复是：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要指望再增加援军云云。徐氏无法，只好下决心用仅有的这点兵力死守下去。

南天门阵地，右自潮河岸的黄土梁起，左至长城上的八道楼子止，正面宽约十华里的中段以四二一高地为据点。本旅奉命担任第一线防御（第6旅一部守备八道楼子阵地），第6旅为预备队。鉴于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我们乘战事间歇，加紧构筑阵地，阵地编成系以抵抗巢为核心的纵深配备，并修筑阵地内的交通，以利炮兵的活动。南天门阵地后方，还构筑了六道预备阵地。同时，各师还自发地组织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人，如4月5日，本师别动队在色树沟以短枪、手榴弹伏击敌人，毙敌骑兵第8联队军官一名，士兵数十名，并炸毁军车数辆。第83师的一支别动队，也袭击了古北口北关，给敌后方以沉重打击。4月11日，我各师别动队在敌左右两翼与敌激战，并将偏桥通承德的公路破坏，使敌后方补给断绝多次。敌人对我军小部队骚扰活动颇为头痛，当时日文报纸曾说我军在运用苦鲁巴金战术云云。

4月16日至18日，日军出动飞机相继轰炸了第2师师部驻地石匣镇和第17军军部驻地密云县城。我判断这可能是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兆，遂命令部队日夜加强戒备，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场血战。就在这时，我南天门左翼险要制高点八道楼子（该处有古时八座碉楼故名）却不慎失守了。八道楼子位于我军防线西段大拐弯处，是一个光山秃岭的制高点，地势极为险要，为南天门阵地左翼重要支撑点。且因八道楼子高出群峰，凭楼俯瞰长

城的古北口镇，了如指掌。谁占据此处，谁即可以火力控制古北口全镇，为兵家必争之地。军部原命令第二师派一营兵力防守八道楼子，但黄杰师长一时大意，认为日本兵穿皮靴，无论如何是爬不上这八座碉楼的，所以只决定派第6旅第11团的一个连防守。而这个连的官兵也以为地势险要，放松了警戒。4月20日夜，日军以一个大队的兵力由古北口一个姓李的汉奸（原任保长）带路偷袭过来，仅一夜之间，这八座碉楼就全部被敌人占领了。黄杰师长闻讯大惊，急将八道楼子失守的情况向徐庭瑤将军报告，徐将军极为震怒，在电话中严责黄氏说：“你们怎样失守，你们就负责任怎样收复！”黄师长乃下令第6旅组织反攻，但均无效。次日又命令我率本旅第8团并指挥第6旅11团继续反攻。我指挥部队由八道楼子东面五百米以外的光秃秃的山场上，在无地形掩蔽、又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向敌人发动了一次次仰攻，整整激战了一日，可惜仍未能成功。眼见一批批勇敢的弟兄冲上去，又相继倒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我五内俱焚。最后，我认为这样硬攻牺牲太大，而且没有成功的把握，只好请示上级忍痛将部队撤了下来，并于22日夜间将阵地变换到田庄小桃园之线。

4月23日晨七时，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射之利，以陆空联合向我南天门阵地中央的重要据点四二一高地发动大规模猛攻。敌人的飞机、大炮、战车一齐出动、以密集的炮火覆盖我军阵地，接着以步兵群一波接一波地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我军官兵均镇静地伏在工事中不动，待敌接近至我前沿阵地二三十米处，突然以轻重火力集中扫射，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死伤枕籍。日军士兵受武士道精神毒害，且训练有素，作战很顽强，一批被打倒了，另一批又嚎叫着涌上来，几度冲上我军阵地，与我军官兵在工事中拼杀扭打。我急命预备队上去增援，方把敌人压了下去。战斗中，我军因火力不够，也吃了敌人不少亏。我军火炮很少，且性能亦差，往往需发射三发炮弹方能命中目标。但这里一发炮弹刚

刚出膛，即为敌炮兵发现，马上招来排炮轰击，只好频频更换火炮位置，不敢集中排列作连续射击，故而大大限制了火力威力。敌人因在火力上占绝对优势，愈加骄狂，每次进攻之前，都以飞机大炮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阵地上几无一寸完好之地，官兵死伤甚重。最讨厌的是敌人的飞机，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盘旋轰炸，不断造成伤亡，并威胁我军补给线。当时我军没有防空武器，一些官兵愤极，就用肩膀扛着轻机枪朝着向我阵地俯冲的敌机射击，迫其不敢低飞。23日这一天，我军一共打退了日军四次疯狂进攻，阵地前横七竖八躺着不少敌人溃退时来不及拖走的尸体。本旅牺牲也很大，一共死伤三四百名官兵。

4月24日晨六时起，日军再度发动全线猛攻。敌人仍然采用老办法，先对我军阵地施以轰炸，摧毁我防御工事，再以兵分梯队轮番猛攻。我军官兵沉着应战，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未失一寸阵地。战至午后，敌人不断增加兵力，攻势更为猛烈。第6旅第11团官兵伤亡过半，阵地被敌人突入，双方展开肉搏战，情形极为危急。黄杰师长急命补充团前往增援，卒将敌人打下去。

日军屡攻屡挫，恼羞成怒。4月25日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炮火对我南天门阵地实施报复性轰击。从晨至晚，敌人的炮击几乎终日未绝，不少士兵的耳朵都震聋了，但未见敌人步兵攻击。

此时第2师已与日军血战五昼夜，伤亡甚大、疲劳不堪，遂奉命于4月25日夜撤出阵地休整，由第83师接替南天门阵地的防守任务。

次日拂晓，第83师接防甫毕，敌复集中炮火向四二一高地猛轰，防御工事全被击毁，继以步兵猛扑，经该师第497团顽强抵抗，激战至下午，因伤亡太大，终于放弃了这一重要据点。

4月28日晨五时，日军集中火力向我南天门附近的三七二高地及四二五高地射击，其步兵分三纵队向我猛冲，同时以战车掩护骑兵威胁我左右两翼。第83师第497团及补充团的一营，与敌激

战竟日，营长三员均负重伤，伤亡惨重，阵地工事完全被敌毁坏。因此于是晚变换阵地，占领南天门以南六百公尺的预备阵地。

自4月20日至28日，中日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血战了八昼夜。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和兵力顽强抗击几倍于我的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给敌以重大杀伤，粉碎了日军“一星期内攻下南天门华军阵地”的预言，使战线仍胶着在南天门附近，实为“九·一八”以来所少有，殊出敌预期之外。但我们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又有两千名将士血染沙场。

这时日军已攻占冷口及其以东长城各要口，接着多伦又告失守，整个战局对我愈加不利。

古北口方面，自4月29日以后，日军虽停止大规模进攻，每日仍以炮火向我阵地零星射击，时常以小部队向我袭击。

5月10日晨，日军重新发动进攻。大约五百余名步兵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东头峪阵地进攻，被第83师第493团击退。翌日凌晨一时，日军第31、第32两个步兵联队约五千余人倾巢出动，向我稻黄店涌泉庄及其以南高地，用密集队形夜袭，战斗非常激烈。第83师的第493团及补充团损失极大。凌晨五时，日军战车六辆冲至上甸子，威胁我军侧背。晨七时，日军又出动飞机八架在我阵地上空往复轰炸，协同其步炮兵攻击，双方形成混战状态。至上午八时，敌集中七十余门火炮协同两千余名步骑兵，猛扑我左翼笔架山阵地，第83师第494团拼死抵抗，鏖战至午，团长魏巍负重伤，中校团附汪兴稼阵亡，官兵伤亡达三分之二。由于第83师各团均伤亡巨大，无法支持，遂导致全线崩溃，不得已撤至后方十华里的准备阵地。该师师长刘戡将军，以部队在一昼夜间遭到如此惨重损失，被迫撤离阵地，悲愤难当，企图拔手枪自杀，幸被部下及时救下。

这时，第2师正奉命开往后方整理补充。5月10日夜间，我率第4旅已行至密云，忽接上级十万火急命令，说前线军情紧

急，要我师各旅迅速回师增援。正在北平郊区休整的第25师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接到命令，我顾不上多想，急命部队掉头向南天门方向跑步前进。5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本旅首先赶到阵地，接替了第83师的防务。我们喘息未定，日军即出动四五千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磨石山、大小新开岭、香水岭一带阵地大举进攻，并以战车十余辆，冲至白水（河）洞附近，截击我后方的交通。此刻我后续部队尚未上来，本旅仅剩不足两千名战斗员，兵力单薄，且经连夜行军相当疲劳，在敌人疯狂进攻下，各处阵地均频频告急。我感到情况极其严重，手中又无兵可派，确实已到了生死关头，只有拼命了。遂脱掉上身军衣，穿着白衬衫，提着手枪，带上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排，亲自赶到最前线往复督战，以示必死的决心。经过一天血战，总算守住了阵地，赢得了后续部队增援上来的宝贵时间。

5月11日夜間，敌人又夜袭我小新开岭左翼四〇五高地，被我军击退。次日，敌复增加兵力发动全线进攻，第2师各团伤亡惨重，遂撤至后方七华里的新阵地。此时第25师第149团覃异之部尚在西北岭及下会之线与敌激战，支持至13日始撤至后方六华里的新阵地。

5月12日下午三时，日军攻占我大小新开岭一带阵地后，乘胜向石匣镇攻击，与我第二师在摇（遥）亭南香峪之线激战。傍晚，敌战车十余辆冲至南茶蓬（棚）我炮兵阵地，炮兵第4团第9连官兵全部伤亡，炮四门被毁。同时我在潮河西岸的炮兵亦遭敌重炮轰击，毁炮三门。由于我炮兵受严重损害，火力间断，敌之战车更加活跃，激战至13日午，我军防线渐呈动摇之势。徐军长急命守潮河右岸的第25师，抽出一个旅向左翼延伸，占领后方八华里之新阵地，掩护第2师撤至黄冈峪（黄土坎）不老屯之线。13日午后一时，第25师第73旅向左翼移动（此时该师第75旅仍在

城子村小漕村原阵地与敌激战），该旅第146团未及占领阵地，即遭到优势之敌攻击。敌战车亦已越过石匣镇三华里许，冲至我南山口（山安口）附近阵地。午后四时，敌炮兵向石匣镇集中轰击，掩护其步兵前进，石匣镇遂陷敌手。第146团在南山口（山安口）与向南追击之敌激战，死伤甚大，当日午夜退守后方六华里新阵地。

5月14日拂晓，敌步骑炮联合约二千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我潮河右岸阵地攻击，其战车二十余辆由潮河滩上突进，与我第25师激战达三小时，后向石匣镇方向退去。同时我第2师在黄岗峪（黄土坎）不老屯之线亦与敌小部队交火。

连日以来，第17军各师又相继死伤四千余人，损失兵力过半，如不补充，实无法再作有力之抵抗，遂奉令以第26军于5月14日夜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第17军除第25师一部担任石铁峪五座楼之线警戒任务外，皆调密云整理补充。15日各师开始移动，17日复奉命调回怀柔、顺义之线。第83师奉命担任北平城防。

第17军在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前后与日本侵略军恶战两月余，毙伤敌五千余人，自己也伤亡了八九千人，是当时长城抗战作战的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地方。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但还是使敌人初步认识到，中国军队是不容易对付的，中国人民是不好征服的。

我军撤退以后，当地一位姓王的道士，约集一些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我阵亡将士的忠骸掩埋在长城脚下，最集中的一处，在古北口镇西南，当地人称为“肉丘坟”，那里埋葬着五百余名壮烈殉国的抗日官兵。五十四年后，即1987年夏天，我和我的老朋友、原第25师第75旅第149团团团长覃异之同志，重新来到古北口，凭吊了当年的旧战场和经过当地人民政府修缮了的原第17军抗日烈士合葬墓。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山河依旧，而当年参加过这一悲壮抗战的人，已存者寥寥，我们两位也都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追思往事，怀念战友，真是感慨万端！

覃异之同志当时曾赋诗一首，颇能表达我们这些幸存的抗日老战士的心怀，诗曰：

五四年前血战地，
白头老将又重来。
长城依旧雄华夏，
倭寇而今安在哉！
当年喋血卫神州，
八载鏖兵报国仇。
古北口前怀战友，
中兴喜讯告坟头。

第17军在古北口方面失利前后，在滦河以东的中国军队亦相继撤守乐亭、迁安间滦河西岸，再向天津通县间北运河西岸撤退，使我喜峰口守军过于孤立，第29军遂奉命撤守通县城附近北运河西岸。日寇步步进逼，整个战局由此急转直下。这时北平方面正酝酿停战谈判。5月31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有我国东北三省及热河，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这样就进一步便利了日本控制、吞并华北的企图，由此使我国面临着更加深刻的民族危机。